

世界上第一位女醫生——伊莉莎白布來克威爾  
十九世紀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進步最迅速的時代，在這期間曾出現過許多傑出的人物，創造了更多人類不能始料的奇蹟。與「偉大的看護者：柯娜拉、巴頓（Clara Barton）」同一時代的伊莉莎白，布來克威爾（Elizabeth Blackwell），就是在醫學史上開創新天地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世界上第一位女醫生，在她八十九年的生命中，為婦女們帶來了新的世紀，也為Modern visiting nurses 奠下了根基。



伊莉莎白布來克威爾

# 世界上第一位

# 女醫生

# Elizabeth Blackwell

# 伊 莉 莎 白

# 布 來 克 威 爾

在今日，女性研究醫學已不再是新聞，但是在  
一百多年前，當伊莉莎白，布來克威爾小姐申請入  
醫學院唸書時，却被認為是妙想天開的笑話。

伊莉莎白生長在一個開明的家庭，祖籍是英國。  
一八三二年，她的父親撒母耳布來克威爾（Samuel Blackwell）帶著全家大小，由英國坐船橫  
渡大西洋，來到了美國紐約。那時伊莉莎白才十一  
歲，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在她上面的是一位很有文  
學修養的姊姊安娜（Anna），下面有三位妹妹，  
其中一位是後來輔助她最得力的艾米莉（Emily）  
，當時她才六歲。下面還有四位年幼的弟弟，最小  
的一個是在他們到達紐約後不久才誕生的。家境雖  
不富裕，生活却很愉快。最難能可貴的是布來克威  
爾先生思想的先進——這對伊莉莎白與艾米莉日後  
的成就有極大的影響，他認為：女孩子也應該得到  
與男孩子同等的教育。可是，隨著孩子的成長，他  
們的經濟情況愈陷拮据。一八三八年，布來克威爾  
先生為了改善窘迫的環境，毅然的舉家遷往辛辛那  
提（Cincinnati）。不幸數月後，布來克威爾先生  
不支病倒，不久即撒手西歸。

藥二

黃嫵媚

辛辛那提是當時的學府中心，可是這個優點並未為布來克威爾家的孩子們帶來益處。父親的過世使原來正在唸書的四個女孩子不得不暫時輟學，開始教書生涯來維持家計。伊莉莎白一面教著音樂，一面為教育界的擁擠而煩惱：為什麼人們老是插足在別人已開好的路途上？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去開創一個新的天地呢？由於這個思想的萌芽，不久伊莉莎白就找著了一個新的目標——做一位女醫生！但是那到底是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代，縱使是一向開明的布來克威爾家中，仍然引起了太多的驚訝與阻撓，尤其是那幾個頑皮的弟弟，常以她為取笑的對象。但是伊莉莎白意志堅定，絲毫不為外界所影響，她一面教音樂，一面閱讀一切她可能找著的醫藥書籍。弟弟們漸長大了，當他們能負擔一部分家庭經濟時，安娜轉入了寫作界，伊莉莎白與艾米莉則希望入醫學院進修。可是醫學院不收女生，伊莉莎白在南卡羅蘭納州（South Carolina）的查里斯頓城（Charleston）找著一分音樂教師的工作，一面從遜克生醫生（Dr. Samull H. Dickson）預習醫學。第二年（一八四七）轉赴菲城，住在一位愛爾德醫生（Dr. William Elder）家，繼續她的學習，同時在亞倫醫生（Dr. H. Silan）辦的一所私立學校內學習解剖。這時，她希望能在這個當時美國的醫學之都內申請入學。她嘗試了當地所有的學校，但是沒有一間醫學院願意接受女生。否定的答案並未使她灰心，她再寫信給全國各地的醫學院，包括哈佛與哥倫比亞，回信仍然是「不收女生」。然後她寫信至一些較沒有名氣的學校——在十二所醫學院拒絕她入學之後，紐約州的日內瓦醫學院（Geneva Medical College）准許了她的要求。這原只是一個笑話，一些頑皮學生捉弄教授們玩出的花樣——通過布來克威爾小姐的入學。當兩星期後，她來到了學院，充滿信心的準備上課時，學生們都譁然了。那是一八四七，當時她是二十六歲。然而這只是她坎坷生涯的開始，日內瓦城的婦女們無法了解一位年青的女子，為何要闖入男人天下的醫學界？沒有人願與她為友。多數的人都認為病人將不信任她，同業亦將不敬重她，抱懷疑態度的人都勸她改習護士。上解剖課時，她的存在使大家甚感不便，教授們故意點其號而略其名，目的在使班上同學忘却女子在課堂中，但是伊莉莎白堅苦不屈，用功學習。由於她的專心和優良的習性，不久就得到同學們的尊敬與愛戴。一八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她以全班之冠的成績畢業，終於成了世

界上第一位女醫師。當時，她握著文憑感動的說：「願上帝祝我，讓我以一生之力使這文憑放射出光芒。」她的確實踐了她的諾言，而那些搗蛋的學生，却不知他們的頑皮竟為歷史製造了新的意義，也為他們那所原不為世人所知的母校——日內瓦醫學院帶來了最高的榮譽。

但是她並未立刻成為她原先嚮往的外科醫生，美國的醫院都不接受她。於是，她滿懷希望的遠赴巴黎。這次更慘了，法國醫生根本不承認她的學位，她必須在醫院內重新學習，每天花上十八小時，伊莉莎白百折不撓的努力工作著。在這期間，她曾因診治一個初生嬰兒的眼疾而染上了眼炎，非常不幸的失去了一隻眼睛的視力。

由於視力的障礙，她不得不休息一段時間。在倫敦的堂兄，一位大工業家，歡迎她去休養，那是她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經過堂兄的介紹，她結識了許多社會上的名流，包括一位後來名震世界的偉大女性——護士界的鼻祖——佛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gale）。當時南丁格爾還是一位尚未出社會的年輕女士。她們常在花園裏、冬天的火灶邊，盡情的談時事、談未來。南丁格爾對環境限制了她充沛的活力大為不滿，她曾說過：「我們英國人能在太陽下達到一切我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她們以此共勉，二人果真在日後都寫下了不朽的紀錄。

此時世界各地正推行著女權運動，風氣傳開之後，美國有些地方的醫學院開始准許女生入學，醫生已不再是男人的專業。一八五一年春天，伊莉莎白興沖沖的從倫敦趕回紐約打算開業。仍然困難重重，沒有人願意租房子讓她行醫。最後她向人借錢，自己買房子，才算安頓下來，可是却沒有人前來求醫。伊莉莎白發現當時女孩子們喜歡穿緊身衣服，故意吃很少東西，並且不大運動以表示她們的優雅，她懷疑這也許是造成肺癆的原因。在各地一連串的演講之後，紐約的婦女們對此發生了興趣，她的病人開始上門。她忙碌於她的事業，却非常孤獨，因為大多數的同業都不與她來往。

在開業期中，一位病人死於她的診所，門外立刻聚集了憤怒的暴徒，用石子投擲伊莉莎白的房子，他們指控她是殺人兇手，高聲叫嚷著。可是，由於她的堅定與魄力，診所還是繼續開業了。

這時艾米莉還在辛辛那提的一位醫生處預習醫學，她認為以姊姊優良的紀錄，一定可以被通過入日內瓦醫學院，但是她估計錯誤了：日內瓦醫學院





艾米莉布來克威爾

在伊莉莎白畢業之後，直到一八六五年才有另一位女學生畢業。在九個學校拒絕她入學之後，一八五二年，她被准許入芝加哥的賈許醫學院（Rush Medical College），後來又轉至克利夫蘭醫學院（Cleveland Medical College）。其間各處輿論對醫學院收留女生仍然不太容許，因此艾米莉在一八五四年三月拿到畢業文憑時，才算鬆了口氣。隨後兩年，她也和姊姊一樣的在巴黎繼續攻讀醫學，她的成績並不比姊姊遜色。在勒福白醫生所著的「世界上的女醫生」（Women Doctors of the World by Dr. Esther pohl Lovejoy）一書中，再三讚揚艾米莉為世界上少數了不起的內科醫生之一。

經過六年的獨立奮鬥，伊莉莎白的環境開始好轉，她又開始籌建世界上第一所專為婦女醫生行醫而開設的醫院，為一些貧苦的病人治療疾病。支持她最積極的是妹妹艾米莉和一位伊莉莎白的學生馬利亞（Dr. Marie E. Zakrzewska）。後者是出色的產科醫生，前者是學識淵博的內科專家兼卓越技能的外科醫生，而伊莉莎白本身，則不僅是著名的內科權威，還是一位業餘的健康教育演說家。以這三位偉大的女性為主幹，籌備的工作積極的展開了。伊莉莎白在報紙上大聲疾呼，此時安娜姊姊也替她在宣傳上下了不少功夫。一位美國佈道士亨利沃德查（Henry Ward Beecher）替她募集了一萬美元，馬利亞則跑到當時慈善事業中心的波士頓，募得了醫院頭三年的一半房租……於是這所擁有十二個床位的小型醫院已略具規模。

一八五七年五月，紐約療養院正式成立（New York Infirmary for Women and Children），座落於紐約市內布利克街（Blecker street）的轉角，是一所舊式的建築物，房子雖不算十分大，却還算寬暢，陽光充足、空氣流通是最大的優點。樓下用作診療所，二樓是六個床位的病房，三樓是

產科病房，四樓和平台則被裝修為住院醫師——馬利亞、護士、和五位醫學院學生的臥室。這所療養院的目的，是治療並看顧有病痛的婦女及兒童，同時作為護士訓練所和醫學院女生的實習處。全國各地沒實習機會的準女醫師們蜂擁而至，這的確是件創舉，為婦女在醫學界開闢了一條新的大道。

當然，這所療養院是不收費的。對於有能力支付的病人，則希望能繳最低的費用：每星期四塊美元。病房立刻住滿了人，而且病人數目與日俱增。全體醫護人員每天從早上五點半起，忙碌至晚上十一點半。無疑的，療養院內經濟的拮据可想而知。醫生們則須在外營業，才能維持個人的生活。

一八五八年八月，英國公佈了一道醫事條例：凡外籍醫生若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前一直在大不列顛修道院行醫的，可以免試而領到執照。伊莉莎白獲知消息，當即趕赴倫敦，十月，她領到了執照，成為第一個註冊的外籍醫生。

在她旅歐期間，院內事務完全交由艾米莉和馬利亞來處理。可是院內日增的工作和責任終於影響了馬利亞的健康，一八五九年一月，她離開了紐約療養院到波士頓休養，一八六二年也在當地建立了一所宗旨相同的新英格蘭醫院（New England Hospital for Women and Children）。

一八五九年八月，伊莉莎白回國，打算辦一所女子醫學院，但這計劃被一八六一年爆發的南北戰爭（Civil War）所延誤。她自己組織了婦女志願隊前往前線擔任救護工作，她竭盡所能，任勞任怨



Marie E. Zakrzewska



## 綠杏16期

，很少人擁有如此充沛的精力與持久的恆心。

此外，她又為戰時的衛生工作而努力。她深信日光、新鮮空氣、清潔的飲水和良好的食物不但能防止許多疾病，甚至還有治療的功效。不久之後，第一位得到醫學學位的黑人女醫生勒查寇爾（Dr. Rackel Cole）小姐被指派與她合作。她們教導貧窮的婦女合理正確的育兒方法，並且極力灌輸她們衛生知識。



紐約女子醫學院的解剖課

內戰結束後，伊莉莎白的醫學院籌備工作才正式展開。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這個附屬於紐約療養院的女子醫學院（The Women's Medical College of the New York Infirmary for Women and Children）成立了，立刻有十五位女士申請入學。修業期分三期，每期八個月（過去各醫學院也分三期，但每期只五個月），同時增加了其他學校未有的衛生學。儘管布來克威爾姊妹的全力籌劃，與其他所有女子醫學院一樣的，外界因素的限制使它仍不能為第一流的學校。可是這兒却造就了不少傑出的女醫生，她們在後來的醫學界與教育界都佔著極重要的地位。

在此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這所醫學院中曾出了一位傑出的中國女醫生。據一位史密司醫生（Dr. Stephan Smith）敘述：「在那二十年裏，我一直是紐約女子醫學院畢業班的考試委員，同時又在另一所“男子”醫學院任教。每次畢業考試，不論學科或技術，都是女子醫學院的平均分數最高，而其中，我見過最卓越的，就是來自夏威夷火奴魯魯的一位年輕的中國女士……」這位中國女醫生是天津人，名叫金雅美（譯音Dr. Ya Mei Kin De Silva）一八五五年畢業於紐約女子醫學院，後來從事於Micro-photography的研究，成績斐然，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我們應為她感到驕傲。

紐約女子醫學院一共開辦了三十二年，培育了三百六十四位女醫生，於一八九九年關閉。它剩餘的學生被撥入康乃爾大學醫學院（Cornell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但紐約療養院却一直開辦著，其重要性與日俱增。由於實際的須要，在一九五四年五月擴大成一棟新的大樓，擁有二百五十個床位與五十個嬰兒搖籃（bassinets）。

伊莉莎白的願望總算實現了，但她並不鬆懈下來。一八六九年，她回到英國，發現英國還沒有婦女醫學與醫學院，英國婦女想成為醫生還是一樁極端困難的事。面對著艱難的環境，她向英國婦女呼籲：「創立一所妳們自己的醫院吧！」經過她的奔走籌款，倫敦女子醫學院（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 for Women）成立了。縱使如此，英國報界仍不斷攻擊她。可是她毫不氣餒，有聲有色的繼續她的福利事業。不久，她竭力呼籲：預防勝於治療（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也是現今醫學的目標——創立了國家健康協會（National Health Society）。

伊莉莎白小姐自小喜歡幻想，又擁有一分超群絕倫的毅力，致使她的願望能排除眾難的一一實現，而她最幸運的，莫過於有一位艾米莉這樣的妹妹。高貴的艾米莉不似姊姊富於想像力，却比她實際。正因為有艾米莉的輔助，才能使伊莉莎白的計劃付諸實現。她終生貢獻給紐約的療養院及其附屬女子醫學院。其實她在一八五八年間也有能力和機會到倫敦領取外籍醫生註冊執照，但是她已決心獻身美國。從她六歲到達紐約起，沒有再回到過英國。艾米莉布來克威爾的名聲還不如伊莉莎白布來克威爾，但是她的成就與貢獻却不比姊姊遜色，只因她的年代稍晚了一些。我們可以說伊莉莎白的偉大成就，是她們兩姊妹共同奮鬥留下的紀念。

伊莉莎白的後四十年是在英國渡過的。一九一〇年，她以八十九歲的高齡謝世。在她一生中曾遇到過各種險惡的打擊，可是她一直擁有最先進的思想，並且生氣勃勃而勇敢的克服它們，她活著見到她的理想一件件的實現。日內瓦醫學院於她死後開辦了女生部，並把其宿舍命名為伊莉莎白布來克威爾廳（Elizabeth Blackwell Hall）。美國人都以她為榮。經過了她的努力，女醫一行再也不是招人側目的事了。她的奮鬥史與偉大的成就，不僅是現代青年醫生的榜樣，更是所有處於逆境者改變環境的楷模！